



Christophe Ruin

克里斯托夫·吕芬——著

——译

译文出版社

不朽的远行

Immortelle randonnée

不朽的远行

Immortelle randonnée

孔波斯特拉无心之旅

Compostelle malgré moi

Jean-Christophe Rufin

让·克里斯托夫·吕芬——著

黄旭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朽的远行 / (法) 吕芬 (Rufin, J.-C.) 著;
黄旭颖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327-6928-5

I. ①不… II. ①吕…②黄… III. ①散文集—法国
—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8187 号

Jean-Christophe Rufin

Immortelle Randonnée
Compostelle malgré moi

Immortelle randonnée Compostelle malgré moi © 2013 by Jean-Christophe Rufin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图字: 09-2014-246 号

不朽的远行

Immortelle Randonnée

Jean-Christophe Rufin
让-克里斯托夫·吕芬 著
黄旭颖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月敏
装帧设计 杨林青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swen.cn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20 1/16 印张 13 插页 5 字数 91,000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6928-5/1 · 4196

定价: 4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9226000

目录

组织	3
起点	9
为什么	13
路上的爱情	17
出发	25
野蛮人在都市	31
第一次秘密露营	35
露营朝圣者的幸与不幸	41
孤独	45
在哲纳汝加晚祷	51
马拉松, 圣地亚哥, 同样的战斗!	59
毕尔巴鄂	65
在坎塔布里亚的渡船上	73
管道之神	79
被亵渎的美	85
在教主的洞穴中	91
告别海岸	97

坎塔布里亚：俭朴的学堂	101
在朝圣之路的蒸馏器里	105
从远古走来的阿斯图里亚斯	111
酒神与圣保罗	117
基督教徒的一段美好时光	123
沿着阿方索二世和佛的足迹	129
遇见	135
在朝圣之路的顶峰	145
林中幽灵	155
加利西亚！加利西亚！	159
古罗马之夜	169
误入歧途	177
法兰西之路	183
最后的考验	191
到达	197

Immortelle Randonnée

组 织

如果在出发前对孔波斯特拉一无所知，比如我，人们会想象朝圣之路是一条荒草中的古道，孤独的朝圣者用他们的足迹维持它的生命力。这真是大错特错，一旦他们开始办理著名的通行证，那通往朝圣者圣地所必需的文件，就会很快醒悟过来！

他们会发现这条路即便不是宗教崇拜的对象，至少也象征着走完这段路程的人们所拥有的热情。古老的道路背后隐藏着形形色色的组织：各种协会，刊物，旅行指南，热线电话。这道路是一张网，一个宗教团体，一个跨国机构。没有人是被迫加入的，但组织从一开始便会通过发放通行证让你意识到，这本证件远不只是一张民俗卡片。因为，作为正式的“未来资深朝圣者”，你今后将会收到学术研究通报，徒步出行邀请函，在某些城市，甚至有为刚刚归来的朝圣者提供的经验分享会。这些围绕着酒杯展开的友好会面被唤作“朝圣者之酒”！

我在一个下雨的午后发现了这个世界，当时我走进一间位于巴黎卡内特街^①的小店，在圣叙尔皮斯区，圣雅各之友协会所在地。那地方很喧嚣，四周都是时髦的酒吧和服装店。它狭小的门厅散发着好闻的味道，那样布满灰尘的杂乱无章有着外人无法模仿的“协

会”特征。接待我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值班员——如今一般称作“长者”，不过这词在雅凯的词汇中并不存在。店里没有其他人，如果他不是那么努力地表现出忙碌的样子，我会觉得自己惊扰了他。计算机尚未占领此地。主导这里的依然是泛黄的索引卡片，油印的折叠册子，模糊的印章和它上边的金属油墨。

我略带尴尬地声明来意——因为心中尚未完全拿定主意，我，想去朝圣之路。当时的气氛像在忏悔室里，我还不知道他并不会问我“为什么”这个问题。我先发制人地试图列举理由，但显然，它们听起来很假。老先生笑了笑，回到实际的问题：姓甚，名谁，出生日期。

他慢慢地引导我进入正题：我是愿意带证入会（更贵）呢还是不带证，就是说付最少的钱：他把每种选择的价格都告诉了我。几欧元的差价于他而言是如此重要，他把两种入会方式的具体内容都对我详尽地解释了一番。我把这归结为一份令人赞许的友爱精神：不剥夺低收入者踏上朝圣之路的权利。而等我踏上这条路之后才有机会明白其实另有原因：朝圣者们花许多心思来避免付钱。通常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一项运动，一个表明自己属于该俱乐部的记号。我见过一些步行者，都很富有，可他们没完没了地计算着，就为了

① Rue des Canettes, 位于巴黎六区。

决定是回酒吧再要一个三明治（有四个人），还是再走三公里到一家不一定靠得住的面包店去买。圣地亚哥的朝圣者，人们称之为雅凯，并不都是穷人，有些人远远算不上贫穷，可他们的行为举止却如穷人一般。我们可以将这行为与宗教上的三个誓愿之一联系起来，另外两个誓愿是贞洁和服从，它们从中世纪开始就成为进入宗教生活的标志；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吝啬。

无论如何，一旦有了通行证，你就得尊重它的用途并且适应它：不论朝圣者是否走向上帝（这是他的事），他都得拽着魔鬼的尾巴向前走。

当然，你也会遇见许多人为自己安排了舒适的朝圣，从一家酒店到另一家酒店，从豪华大巴到殷勤的出租车。雅凯们通常会惺惺作态地说：“每个人都可以用适合他的方式走这条路。”然而，不久大家就会明白，在这表面的宽容背后，隐藏着“真”朝圣者对“假”朝圣者强烈的鄙视。真朝圣者通过尽可能少花费来标示身份。诚然，在缺乏选择的情况下，比如生病或庇护所人满了，真朝圣者有时也不得不屈尊入住酒店——尽可能简朴的酒店——与奢侈的游客为邻。不过，他必然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地方，例如不经意间把前台碟子里的糖果都吃光。

对此尚一无所知的我，干了第一件蠢事：我豪爽地选择了带证入会，这突出强调了多出的三欧元对我不是一个问题。

值班员代表协会向我表示感谢，可他的一丝微笑足以表明他对我抱有些许同情。“主啊，请您原谅他吧，他（还）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圣雅各之友协会发放的通行证是一本淡黄色的手风琴状折叠册子。说实话，它看上去并不起眼，未来可能的朝圣者在回家途中不禁笑了起来。使用的纸张应该被回收了三次，上面印着大大的方格以收集每段旅程的印章，看上去实在不大正规。不过作为一本通行证也算过得去了。它的价值只有在朝圣之路上才能得到体现。

当你在包里翻寻上百次，才将被暴雨湿透的通行证掏出，想将它烘干却遍寻不着取暖器；当你担心将它遗失了，在旅舍负责人狐疑的目光下焦急地寻找；在令人精疲力竭的一段段旅程终点，当你欢欣雀跃地把它摆在旅游局工作人员的桌面上，而他，带着厌恶的表情，用官方印章在上边一掠而过，显然是怕印章受损；到了孔波斯特拉，当你骄傲地在市政府代表面前将它展开，等他用拉丁文书写你的朝圣证书，那时，你便会掂量这圣物的价值。返程时，通行证与其他幸存物品一道，遍布见证了这段艰难历程的痕迹。

虽然这般比较显然没有意义，但我还是想说，我那皱巴巴、脏兮兮，在太阳下晾晒过的通行证让我想起了外祖父被俘后带回来的那些纸片：粮票或医疗券，对于被关进集中营的外祖父，它们应该有着无尽的价值，我能想象他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保存在身

边的。

朝圣之路的不同之处在于，孔波斯特拉不是惩罚而是一次心甘情愿的磨难。至少人们是这么认为的，尽管这观点很快就会遭到现实经历的反驳。无论是谁踏上这条路，早晚都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审判。就算是受到自己的审判也改变不了什么：人们对自身施加的制裁其严苛程度通常并不亚于社会。

人们怀着自由的信念向圣地亚哥进发，不久就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成了孔波斯特拉的一名普通苦役。肮脏，疲累，始终不得不背负重担，看上去像群犯人，朝圣之路上的苦役们体会着兄弟般的情谊。有多少次，我和其他脏兮兮的朝圣者一起在旅馆门前席地而坐，按摩疼痛的双脚，咽着用微不足道的价钱买来的难闻的口粮，被其他路人全然忽视，而他们正常，自由，衣着靓丽，鞋履光鲜，那时，我觉得自己就像索尔仁尼琴笔下的苦囚，朝圣之路上的一个穷苦人，这就是人们口中的朝圣者？

这就是通行证给你们的判决。归途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是想起我们竟然付了钱来得到这一切。

起 点

此外，还要了解人们在谈论什么。在我以及其他认为自己配得上朝圣者头衔的人看来，“真正的”通行证，是一份由你的居住地发放的文件，陪伴你走过漫长的旅程。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其实在每一段路程，从起点直到终点，都可以领到同样的文件。仅仅走了最后几公里的步行者竟也好意思揣着一本通行证，仿佛他们这短短几天的徒步旅行能跟从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出发的朝圣者所经历的漫长旅程相提并论似的！真正的朝圣者看他们就像冒牌货。这反应里也夹杂着一丝矫情。不过，一路前行，人们渐渐明白这观点中也有着些许真实。其实应当承认，时间在“真”朝圣者的历练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朝圣之路用时间来炼灵魂的丹药。这过程不可能即时迅速甚至不可能加快。徒步行走了好几个星期的朝圣者是深有体会的。比起只走了八天的人，他付出了相当艰辛的努力，除了有些许幼稚的骄傲，还体会到一种更朴实、更深刻的道理：要想克服旧习，一次短途行走是不够的。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石头依然粗糙，因为要打磨它，还需要更长久的努力，受更多冻，踩更多泥，忍更多饿，睡更少觉。

这就是为什么，在去往孔波斯特拉的路上，关键不在终点，那是众人相同的，而在于起点。是它在朝圣者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层次划分。当两名步行者相遇，他们不会问“您去哪儿”，因为答案是显然的，也不会问“您是谁”，因为在朝圣路上他们都只是可怜的雅凯。他们问的是“您从哪儿出发的”，通过答案马上就可以获悉对方的来路。

如果朝圣者选择了一个距离圣地亚哥只有一百公里的起点，那他多半是个沽名钓誉的人：想在终点获得那赫赫有名的用拉丁文写的孔波斯特拉证书以证明他完成了朝圣，这是要求的最短距离。只需花最少努力便能取得的这份荣誉遭到“真”朝圣者们难以掩饰的嘲讽。实际上，只有从比利牛斯山出发，走过西班牙境内某条最长线路的步行者才能算作同道中人。圣让皮耶德波尔，昂代，松波特，这几个才是体面的起点。出于历史的考量，还可以算上奥维耶多。尽管路途短了许多，但是选择从阿斯图里亚斯首府出发的原始之路的人却令人尊敬。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它穿越崇山峻岭，海拔落差更大，更是因为，它是最原始的朝圣之路，公元九世纪，阿方索国王就是沿这条路前往朝拜刚被一位修士发现的大名鼎鼎的圣雅各的遗骸。

绝大多数朝圣者遵循传统，要么走原始之路，要么从法国边境出发。然而也会遇上少数从远得多的地方来的人。他们的气色可

不一定有多好。坦率地说，一些人看上去甚至很痛苦。人们甚至会以为他们弱不禁风。另外，他们也经常夸大痛苦，以取得满意的效果。若一位从比利牛斯山出发并对此沾沾自喜的朝圣者问他们：“您是从哪里出发的？”在片刻的故作犹豫之后，他们会谦逊地垂下眼睛，回答“勒皮”或“弗泽莱”。这些荣耀的地名顿时把对方镇住了。如果谈话者戴着帽子，他们会将其摘下，以示尊敬。一旦使出了杀手锏，这些特立独行的朝圣者通常会再补充一组数字，足以让对方直接落败。“一百三十二天，”他们如是宣称。这是他们每天早晨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时间。

我曾经和一名从那幕尔出发的年轻大学生同行。他背着一个巨大的包，里面装满没用的物品，却是他沿途收集的纪念品。我还遇见过几个从阿尔勒来的澳大利亚女孩和一个从科隆出发的德国人。

在横渡坎塔布里亚沿海纵横交错的河流时，我在船上遇见一个上萨伏瓦人，他是从家里出发的，那是在马里尼耶，位于日内瓦北面。我后来又多次遇见他。他算不上一名好的步行者。他走得甚至有些歪歪扭扭，还时常迷路。可无论表现如何，他多走的两千公里路都足以令他居高临下地俯视我了。

有些朝圣者似乎从更远的地方来。我未曾遇见过，想来也没有太多人有机会遇见。他们是神奇的生物，是朝圣之路传奇的一部分。这条路并不缺少传奇，朝圣者们在夜晚谈起都会压低嗓音。

这些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圣地的家伙是了不起的生物。多亏了他们，在孔波斯特拉这块终点界石面前，朝圣的起点再也不受局限。在雅凯们的地图上，只见条条道路如溪流般奔往比利牛斯山谷继而流往西班牙。它们令整个欧洲的水面泛起涟漪，令人神往。

当然，起点并不代表一切，因为还有一些作弊的方法。最常见的方法是分段完成全程。因此有时候我们会遇见一些步行者在自报家门时，掏出一张巨大的地图：弗泽莱，阿尔勒或者巴黎的。他们宣称自己已经走了好几百公里，可他们看上去出奇的整洁且神采奕奕，这难免使人心生疑惑。想解除疑惑，只需提一个要命的问题：“您是……一趟走完这些路的？”夸夸其谈者于是低下头，轻咳两声，最后承认他花了十年走完这段路程，每次走一个星期。事实上，他昨天才出发。“每个人都可以用适合他的方式走这条路。”此话不假，可毕竟：不该把上帝的孩子当野鸭子耍吧。